



藏书家韦力

5-30 15:30 来自微博 weibo.com



《亲身实见：杜甫诗与现地学》，简锦松著

两个月前，我在温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，经方韶毅先生介绍，得以认识当地的几位爱书人，其中一位朋友在聊天时谈到了我的寻访，告诉我说，有位叫简锦松的先生多年来也从事相应的田野调查，他们将这种活动称之为“现地学”。而我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，足见我视野之窄。回来后不久，这位朋友就寄给我简先生所著的三本书，此为其一。

阅读该书的自序，终于让我理解到了现地学的特性。这篇自序颇长，作者用举例的方式讲述了他的研究方法，比如唐诗中那首著名的《枫桥夜泊》，为此作者曾写过一篇《唐代时刻制度与张继“夜半钟声”新解》，作者在该文中总结说：

我的基本立场是，必须先知道唐人使用的时刻制度，才能了解唐人生活的常态，才能解读‘夜半钟声’。我仔细研读了正史中的历代历志，然后把焦点集中在《隋书》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，又因为张继是天宝时人，我特别取出当时使用的《开元大衍历经》，先逐句解析历书的术语，了解昼夜时刻的定义及实际用法，验算书中的各种计算公式，并做成《唐开元大衍步轨漏全年昼夜漏刻及日出、日没、昏、明、五更古今时刻对照表》，



使读者可以简易的在现代钟表和唐人五更计时的双方，自由来回地换算。

如此说来，首先要懂得天文历法，才能做相应的诗学研究，因为：

有了清楚的唐代时刻知识之后，再来看我所主张的“夜半钟声”时刻，便知道我只是解读了相关诗文和文献史料，从中精密地计算出张继抵达苏州的日期，乃是天宝14载9月16日夜，再依佛门十分普及的《百丈清规》等书，把佛寺晨钟的时间，定位在“四更结束、进入五更”之时，然后利用五更表，得知张继作诗当天，四更结束、五更之始，乃是寅时二刻三百四十分，换算成现代钟表的时间，是755年10月26日凌晨3点39分左右（苏州地方时），此时虽然月明如霜，但天色仍黑，离日出也还有3个小时，失眠的张继因而以“夜半”来形容这种感觉。

如果只仅仅是这样的推论也就罢了，但作者又要作相应的田野调查，而他在调查时，还会使用各种先进的手段：

我最近三年来也深入现地，从北京到杭州、宁波，考察了大运河的全程。我所使用的研究工具，除了一直在强调的文献精读法之外，也陆续增加了GPS仪器，高阶数位相机+GPS定位、数位行动摄影机、雷射测距仪、Google Earth Pro、Starry Ningt、Stellarium、



ArcGIS QGIS等实体和软体。此外，过去我十分重视古代地图，收集了不少宋、明、清、朝鲜的古地图，得力于此不少。

简先生使用这些仪器和软件，而后前往寒山寺去调查。作者首先考虑的问题，是张继为什么要夜泊枫桥，而后简先生将当时的大运河情况以及现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：

唐宋元明清的行舟，除了以苏州城各门为起点者之外，无不以枫桥为必要的夜泊码头，其故安在？原来，当水路从大运河本流要进入苏州城之前，在枫桥以接近八、九十角度东折，古运河的河道，在郊外时宽度较大，约二、三十米，进入通往城区的河段，就限缩到15米以内，有时窄到10米上下，因此，作为主要码头的枫桥站，会开挖比较宽的塘面，供客舟停泊。

而后 文章提到了当时因航道狭窄，故来不及进入苏州城区时，就要夜泊在枫桥：

南宋朱南杰和薛季宣的诗中都称此地为“枫桥湾”。此地有桥，可以跨岸而成酒市，有石岸，可以系行舟而便登陆。往苏州城的舟船，在进入枫桥湾之前，不便停泊，在通过枫桥湾之后，除非走完长约3公里的拥挤河道直接进入阊门，如果时间上来不及入城，中间是不可能停泊的。了解这一点，才恍然为什么客舟都在枫桥停泊。

简锦松先生还与学生徐嫚鸿合写过一篇《〈全唐诗〉



中“残灯”一词对时间定位之意义》，该文引用了白居易所撰《望亭驿酬别周判官》中的诗句：“灯火穿村市，笙歌上驿楼。何言五十里，已不属苏州。……”为此简先生与学生特意到望亭镇去探看，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如下结论：

古望亭镇正当苏州府与常州府无锡县的交界，从唐至今，并未改变，白居易所说“五十里”，是使用了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使用的唐小尺，唐代小尺的一里等于0.445公里，换算之后为22公里。今由苏州阊门到枫桥3.5公里，从枫桥到望亭镇18.5公里，合计22公里，恰好相符。

想一想我的寻访之旅，虽然已进行了20年，但所得主要是自己的感受，我并没有记录下相应的数据。但简先生何以能跑那么多地方，并且留下那么多的数据呢人？他在序言中也谈到了朋友的帮助：“在中国做现地研究，没有大陆学生组成团队，几乎寸步难行。”而后他在文中举出了很多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名，比如他讲到组织人力考察褒斜道时，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王建科安排其弟子协同前行：

因为山中的地图十分简略，我们采取每500米按一次卫星定位，纪录沿途所见，这个办法虽然有效，但工作人员很累，即便在开车中也不能休息，要一直盯着GPS看，其实是很笨的方法，不幸，那个笨方法是我想出来的。



0.440公里，次开之后为22公里。天山南北间门到门约22公里，从枫桥到望亭镇18.5公里，合计22公里，恰好相符。

想一想我的寻访之旅，虽然已进行了20年，但所得主要是自己的感受，我并没有记录下相应的数据。但简先生何以能跑那么多地方，并且留下那么多的数据呢？他在序言中也谈到了朋友的帮助：“在中国做现地研究，没有大陆学生组成团队，几乎寸步难行。”而后他在文中举出了很多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名，比如他讲到组织人力考察褒斜道时，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王建科安排其弟子协同前行：

因为山中的地图十分简略，我们采取每500米按一次卫星定位，纪录沿途所见，这个办法虽然有效，但工作人员很累，即便在开车中也不能休息，要一直盯着GPS看，其实是很笨的方法，不幸，那个笨方法是我想出来的。

而到实地时，简先生还要用尺子做丈量，某次尺子忘记在了车上，而车停在了山脚下，一同前往的助理文瑜竟自告奋勇地躺在地上，用他的身高作尺子。读到这样的记载，颇令人感动。而他们的沿途中，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的意外，比如到新疆进行骆宾王边塞诗的实地考察时，沿着天山南北两路绕行了几千公里，中间三次越岭，历经苦寒和高温，甚至发生被愤怒的公牛追赶事件。